

古龙经典作品绝代天骄

鹤唳长空

古龙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5
1+6):1

2007.5
210
贵阳师范学院

绝代天骄

——鹤唳长空

第一集

古龙 著

000020735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5

内 容 简 介

岳敦儒为官清正，被叛徒污陷，惨遭灭门之祸。儿子岳天敏死里逃生，独自飘零人世。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立誓要报杀父之仇。

几年来，岳天敏浪迹江湖。历尽艰难险阻，虽困难重重，但也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功，凭他英勇与智慧，终灭了杀父仇人。父仇已报，本想退出江湖，息影家园，但师门还有一件大事未了，那就是五师姐无垢师太负气叛逆昆仑，自立门户，创立玄阴教；随即赤衣教的妖孽，也重重危害武林……

岳天敏与武林各大门派联手，血染赤衣教，瓦解了玄阴教，匡护武林正义，谱下了武林中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书中穿插着岳天敏与温婉善良的上官锦云、娇憨任性的万小琪、百依百顺的尹稚英中帼奇英的爱情故事。奇遇连绵，刀光剑影，悬念起伏。

作者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精妙绝伦、浩气恢宏的武打场面，悠婉的儿女之情更令人悱恻难忘。让人掩卷暇思，浮想联翩。

目 录

一	古井起波园叟传绝技	1
二	满口酒话深夜戏老大	18
三	出生入死银匕渡危崖	38
四	不负侷心丹炉幸犹在	57
五	雁唳长空柔情萦别绪	77
六	点点扇影无心构大怨	95
七	飞觞流泉座上惊豪客	113
八	月黑星稀阴风传鬼哨	133
九	瘴雨蛮烟双骑求异草	162
十	软玉温香罗襦慵自解	172
十一	俪影空山白驹惊过隙	192
十二	玉露回天滴滴通造化	207
十三	生死存亡一线药倾樽	222
十四	屡成疑窦怨仇缘底事	242
十五	风帆一叶巾幗收孤儿	257
十六	略试真功师兄巧相遇	275
十七	清音转宫商玉箫初弄	296
十八	一士出玄门奇功辟暑	317
十九	辣手摧娇花鼠蛇亡命	332
二十	乍展春云仙孤戏少侠	344
二十一	芒雨尖风一箫已无敌	360
二十二	莲藕本同根隙因双匕	377
二十三	百折大盘回云横层岫	386
二十四	天外来曲香针贻小友	414
二十五	危索驾长空燕飞星落	431
二十六	亦险变夷空山谁为援	445

二十七	旧侣逢西台锦云出岫.....	462
二十八	气叹八方一剑悟绝学.....	483
二十九	玉管起商音风火失色.....	503
三十	振臂护花一搏酬红粉.....	519
三十一	玉树琼花五音惊亦发.....	541
三十二	血仇在天崖义赠良马.....	559
三十三	汪洋万顷横空飞匹练.....	580
三十四	星河斗转折柳会高人.....	597
三十五	师门多恩怨难为姐弟.....	624
三十六	挥手出神功少侠排难.....	635
三十七	千里追踪隔室困红线.....	645
三十八	五行寓生克阵以匕破.....	660
三十九	盛名之争碧落宫起衅.....	675
四十	窥穴岂无因似真实幻.....	682
四十一	月黑风高千里缉双寇.....	692
四十二	传说各纷纷三湘多事.....	706
四十三	群英集三湘恩仇未了.....	722
四十四	浩劫五百年赤衣创教.....	736
四十五	正义在大同名湖生色.....	747
四十六	水面有文章一杯丧志.....	757
四十七	飞天小妹绝技戏同门.....	770
四十八	暗号双悬佳宾来水上.....	780
四十九	掇笔岂无因往事已矣.....	797
五十	山前来黑煞堂主失意.....	810
五十一	圣水如烟只身探虎穴.....	823
五十二	身手通神铁壁幽人语.....	837
五十三	设伏何重重稚龙脱困.....	853
五十四	二十载师恩饮水思变.....	866
五十五	狐媚巧言令色鲜矣仁.....	882
五十六	十爪逞尖威双尸寒敌.....	894
五十七	一台之隔东西分泾渭.....	911
五十八	奴役武林赤衣成幻梦.....	929

一 古井起波园叟传绝技

夜……笼罩着大地，一切都已沉睡了，只有一轮皓月，悬挂在清澈如洗的天空，更显得皎洁晶莹，清辉千里。

一道整齐的清水砖墙，围不住参差葱绿的树影，这是一座精致的花园，占地虽然不算太广，但亭台假山，池沼花木，却也应有尽有，布置得宜！

在月光之下，夜凉如水，玉露无声，树影婆娑，花枝扶疏。中秋的晚上，是如此静谧，安详。

一阵阵浓馥的桂花的香气，从一株枝干茂盛，繁花千簇的老桂树上，散发出来，使整座花园，都笼罩在九霄香雾之中，风送清芬，沁入肺腑。

这时一个十一二岁光景的小孩，一蹦一跳，正向着那株老桂树跑来，他手脚并用，很快就爬了上去。

看他爬树的身手，活泼利落，敢情他时常以爬树为嬉。

这小孩上树之后，两手攀着横出的枝干，身子渐渐向外移动。两只小眼睛，不停的四周打量，他要挑选一枝枝干古雅，树叶整齐，而又花苞茂盛的桂花，去送给他唯一的小伴侣……她。

终于用小手费劲地折下一枝，这是他挑了许久，认为比较理想的一枝。

他左手小心翼翼地拿着刚才折下来的一枝桂花，右手攀着横干，双足慢慢地移动，爬回了树丫枝，再熟练地爬下树去。

江南的八月，正是天气已凉未寒时，可是他爬下树来之后，禁不住额上沁出汗来。他用手背抹了抹汗水，端详着手中的桂花，从小脸蛋上泛出兴奋的笑容。

心想，我“把这枝桂花送给她的时候，不知她会如何高兴呢？”

“哦！不，我偷偷地插在她案头，那只深红色的古瓷花瓶里，她更会惊喜得跳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想，有点出神。

“冬隆！”“冬隆！”

好像是拿竹桶打水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膜，使他停下步来。仰着头向四周望了望。

“这时大家都在前面，还有谁打水来？”

好奇心促使他循着声音，一步一步地寻去。

打水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冬隆”“冬隆”的响声中，还夹杂着奔腾澎湃之声。

穿过狭长的树林，是一条小河，曲折的围绕着假山，古桥朱栏，流水潺潺。

他知道园中唯一的一口八角井，是在假山背面，他不假思索地走近假山，又穿过了假山中狭窄得仅可通人的山洞。

豁然开朗，前面是一大片芊芊草地，八角亭子映入眼帘。

打水的声音，从那口井中发出。

月到中天，分外皎洁，清光泻地，照耀得如同白昼。

远远望去，在那井栏杆旁，盘膝趺坐着一个身着黑色短衣裤的瘦小老者。

小孩“咦”了一声，心想“那不是园里种花的田伯伯吗？”

他并没有叫出声来，心想：

“我倒要瞧瞧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不一会，只见田伯伯缓缓地伸出右手，五个手指，朝着井中，慢慢地向上抓着。

奇怪！井里面的水，跟着田伯伯的手势，呼地窜了起来，宛如一条白色的匹练。

接着他手又慢慢地向下一放，白色的匹练，就回了下去，便发出“豁拉！”“冬隆！”的水声。

井水渐渐地越涌越高，一上一下，冲出井口，变成了一条水柱，因为冲得越高，声音也就越响，直如潮水一般，响起了一片奔腾澎湃之声。

小孩屏着呼吸，看了好一会，心想：

“原来田伯伯还会法术，这可好玩得很，快去恳求他教我。”

他一想到学这新鲜法术，就忍不住气了，一闪身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口中叫道：

“田伯伯，你这个法术真好，教给我罢！”

田伯伯被小孩一叫，慢慢地站起身来，说：

“岳少爷，你来了好一会儿，是吗？我哪会什么法术，这是

一种功夫。说到练功夫，要朝夕不懈，痛下苦功，才能练得好，你要我教你不难，我先要问你，你有恒心有毅力吗？”

被叫做岳少爷的小孩，连忙点头说道：

“田伯伯我一定有恒心，有毅力，你教我罢！”

田伯伯微微颌首，自言自语地说：

“田伯伯自然要教你，如果不是为了十年后一场杀劫，田伯伯还不到这里来做灌园叟呢？”

岳少爷被他说得似懂非懂，一双小眼，紧望着田伯伯，只见得面前的田伯伯，在皱纹满布的笑容中，有一双精光奕奕的眼睛，正在打量自己，接着又听他说道：

“资质果然不错，只是杀孽重一点。”

岳少爷听田伯伯的口气，好像答应了自己，心中一阵高兴，暗想：

“教我学功夫，大概是要拜师傅的罢？应该给他叩几个头才对！”

他越想越有理，身不由己地向田伯伯跪了下去，口中叫道：

“田伯伯，你老人家教我学功夫，我应该拜你做师傅。”

田伯伯笑说：

“岳少爷，我不是你的师傅，我只授你基本功夫，将来你会另有遇合，快不要如此。”

岳少爷身向前扑，正要跪下突觉前面好似有一堵无形的气墙，把自己挡住，竟然跪不下去。

“你且坐下来，我好传你入门口诀。”

说着就传了他入门口诀，教他盘膝跌坐。

岳少爷天资聪敏，居然一点就透。

田伯伯非常高兴，叫他明天晚上，俟人静之后再来，一面叮嘱他不准向任何人提起学功夫的事。

岳少爷自然唯唯应命。

田伯伯又说：

“时光已经不早，你折了桂花，不是要去送人吗？早点回去，免得大家起疑心。”

岳少爷见自己心事，竟被田伯伯轻轻道穿，不由小脸胀得通红，这时却听田伯伯轻轻叹息：“一惹情孽要引出多少事来？”

他又听不懂，也就不去管他，依着田伯伯吩咐，一手拿起桂花，一蹦一跳地回转上房去了。

原来这岳少爷的父亲，名叫敦儒，原籍浙江绍兴，因屡试不第，改习姓名之学。

岳敦儒中年丧偶，只生一子，取名天敏，不但生得粉妆玉琢，而且聪慧过人。

敦儒夫妇情深，况且已有麟儿，足慰晚景，也就不再续娶。凑巧自己同窗好友上官靖，放了江苏高淳知县，再三相邀，这就带着天敏，来就莲幕。

上官靖看老友一身兼任严父慈母，男人家照顾孩子，恐嫌不便，劝他纳个小妾。岳敦儒又坚持不肯，便要他把天敏交给自已妻子照顾。那上官靖的元配程氏孺人，系出名门及贤淑，因自己身边没有男孩，看到岳天敏聪慧可人，和自己女儿锦云站在一起，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心中尤为喜爱，对待岳天敏视之已出。

岳天敏幼失母爱，有程氏孺人的慈爱关切，自然依依膝下，更博得程氏孺人的无限怜惜。

上官锦云，比岳天敏只小一岁，平日孤零零的无伴无侣，自从来了岳哥哥，她可有了伙伴，手牵着手，亲热非常，平日的刁蛮娇纵，对岳哥哥竟然完全收起，变得极为柔顺，岳天敏也把她当作亲妹妹一般看待。

这一双小儿女，给程氏孺人带来无限慰藉。

这天是中秋佳节，岳天敏看大家还在庭前赏月，他想起后园的桂花，已经盛开，才偷偷地溜出来，准备折上一枝，送给他的锦云妹妹，不料遇上一个亘世无俦的江湖异人，从此却引出一番曲折离奇，缠绵悱恻的武林故事，这且表过不题。

岳天敏只知田伯伯是专门管理花园的，平日很少外出，大家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因为他对人和蔼，年岁大了，大家就叫他“田伯伯”。

岳天敏自从中秋晚上有了奇遇之后，每天除了读书以外，一到晚上，就偷偷地到后园去跟田伯伯练习功夫。

时间易过，晃眼已是一年，田伯伯只是指点他跌坐运气之法，根本没有提起那抓井水的功夫。

岳天敏小孩心情，眼巴巴地望了一年，未免有点不耐。

田伯伯反而说他进步神速，而有喜色，这才开始教他运气于腕，怎样向井中悬空虚抓，讲解得十分详尽。

岳天敏初学之时，就一心一意照着田伯伯指点，勤练不懈。

田伯伯看他小小年纪，居然能够刻苦自勤，也暗暗点头，高兴自己老眼没有昏花。

像这样又过了一年，岳天敏已练到向井中一抓一放之际井水渐渐地起了晕纹。

又是几个月之后，他掌风起处，井水竟然起了小小波浪并发出“叮叮冬冬”的水声。

这天晚上，岳天敏又悄悄地来到八角井畔，田伯伯已经先在。他一见岳天敏，忙用枯干的老手，向他肩上拍了拍道：

“岳少爷，今天暂时就不要练了，老朽有话要和你谈，你也坐下来，我们好好谈谈。”

岳天敏依言坐下，只见田伯伯脸色一整，说：

“岳少爷，这两年多来，亏你耐心苦练，锲而不舍，没有辜负老朽一片心思，殊为可喜！”

“目前你对‘纵鹤擒龙’这门绝技，不但在短短的期间内，已有了几分火候，即内家心法，也已扎下良好基础，只要勤练不辍，接近成功，为期也在不远”。

“老朽因有事他往，不能再为你多耽搁。老朽的出身来历，说来话长，将来你自然会知道的”。

“不过，老朽昔年的信物一件，你好好收藏，到时自有用处。”

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块三寸来长一寸来宽的竹筒，递了过来。

岳天敏听他口气，好像立刻要离此而去，不禁面露依依，双手接过竹筒之后，正想问话，只听田伯伯一声“好自为之，后会有期。”微风飘然，眼前的田伯伯，已经没了踪迹。

这时的岳天敏，年龄渐长，心知田伯伯是位异人，连忙站起来，整了整衣衫，向空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

一看手中竹筒，通体红润发光，正面雕刻着一个非常精致的龙头，全身却隐在层层云雾之中，仅露出一二个龙爪，翌翌如生，反面刻着“神龙辟邪”四个古篆，笔法苍劲。

一时也识不透有何用处，不过听田伯伯说得极为郑重，料想定有用意，也就揣入怀中，好好收起。

岳天敏面对空蒙夜色，思潮起伏。他这时才知道自己苦练两年的功夫，原来叫做“纵鹤擒龙”，只可惜田伯伯没有说起这功夫究竟有何用处？

自己晦纹渐显，应在一两年内，不知将有何种危难？

届时叫自己去九华山，说自有奇遇，这茫茫人海，又去找谁呢？

这一连串的疑问，都得不到答案。

玉露无声，夜凉了他渐渐感到微有寒意，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管他呢！

看看时光不早，赶紧回转房中。

第二天大家都在奇怪田伯伯的不辞而别，议论纷纷。

岳天敏二年多师徒之情，也不免惘然若失。

自从田伯伯走后，岳天敏对“纵鹤擒龙”更是苦练不辍，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他自己觉得进步神速，心灵澄清，耳目敏捷。

这年，岳天敏已是十六岁了，长得丰神俊秀，风度翩翩，屈指和田伯伯一别，也将近两年，一切都在平静中过去，对田伯伯临去所说的危难，因并无征兆，也就有点淡忘。

这天晚上，岳天敏等人静之后，照例又到花园后面的八角井畔，去练那“纵鹤擒龙”。

月到下弦，正是月黑星稀的时候，整座花园，被黑沉沉的夜色所吞没。

岳天敏苦练“纵鹤擒龙”，四年来目光渐渐凝聚，虽在黑暗之中，也能看到数丈以外，他还不知道自己所练的正是内家心法的练气功夫。

岳天敏面对井栏，盘膝趺坐，神返太虚，气纳丹田，缓缓地伸出右手，一口真气，运集手心，猛地向井中抓去，只听隆隆作声，一股井水，被内家真力吸引，凝成水柱，竟涌出二尺来高。

他气定神闲，紧接着轻轻一拍，水柱倏地往下回转，却似千斤巨石，投向井内，猛地发出豁啦啦击撞之声。

他轻舒了一口气，知道自己功力，精进了不小，不禁心中狂喜。

当下不敢怠慢，两手循环交替，一抓一拍，猛练不息，掌声呼呼，直激得水花四溅，声若怒潮。他越练越有劲，正觉收发由心，领悟无穷的时候。

猛听远处一声呼哨，声才入耳，心中一愣，不自觉停下手来，再侧耳一听，又并无异样，正怀疑自己耳朵错觉，一看时间也着实不早，就缓缓地站起身来，正想回转，却听到前面突然人声鼎沸，隐隐传来哭声。

岳天敏心情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乱子，赶紧穿过假山，直向前院奔去。

一路上只听到哭声越来越大。岳天敏跨进上房，猛地和一个人撞个满怀。

“砰！”那人被自己撞出一丈开外，跪倒地上。

岳天敏赶紧过去，把那人扶起来，定睛一看，却是上房的丫环春梅，连忙问道：“你这样匆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那春梅被岳天敏无意一撞，正撞得头昏眼花，这时听出是岳少爷的声音，不由哭说：

“岳少爷，不好了，老爷，太太，岳老爷，都被强盗杀死了，小姐也失了踪，呜呜……”

春梅连哭带说，只听得岳天敏头上轰的一声，眼中金星乱冒，不由一把抓起春梅手臂，口中叫道：

“春梅！你说什么？”

春梅那里经得起他用力一抓，只觉得骨痛剧烈，连声“啊哟！”急叫：

“岳少爷快放手！痛死婢子了。”

岳天敏自己不知他练了四年“纵鹤擒龙”，内力已有相当火候，这小婢子如何禁受得起？闻言连忙把手一松。

春梅向前冲了一步，跌跌撞撞地站稳身体，哭说：

“刚才，小姐还要看书，叫婢子不要伺候了，婢子才回到房里，还没坐定，突然，听到小姐的惊呼，就只那么一声。等婢子赶去，小姐不见了，再跑到太太房中，太太已经被强盗杀死……”

岳天敏不待她说完，忙问说：

“老爷和岳老爷呢？”

春梅连哭带说道：

“听他们前面的人说，老爷和岳老爷正在签押房议事，就被强盗杀害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岳天敏头脑昏迷，急痛攻心。急匆匆地往楼上直闯。

程氏孺人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血水，还在从胸口中流渗出来。

岳天敏幼年丧母，这几年程氏孺人体贴爱护，视为己出。这一眼看到平日对自己有无限慈爱的伯母，身遭惨死，猛地跪倒

床前。泪如雨下，接着用手一抹眼泪，立起身来，奔向前厅。花厅内外，人影憧憧，高淳县署中的三班六房，进出频繁。钱谷师爷舒其谁舒老爷，手捧水烟袋，戴着一付老花镜，义不容辞地指挥全局。

岳天敏排开众人，眼看自己父亲和上官伯伯两具尸体，挺在花厅正中，他那里还忍得住，一声千号，扑到他父亲身边，昏了过去。

下人们连忙七手八脚地替他搔人中，灌姜汤，才慢慢地苏醒过来。他连遭大故，越哭越伤心。

舒师爷等他哭了一阵，才慢慢地把他劝住，说：

“岳贤侄，你新遭大故，为人子的，昊天闵极，哀毁逾恒，自是常情，但人死不能复生，何况，父仇不共戴天，你应当节哀顺变，发奋图强才对！”

岳天敏给他当头一喝，惧然而醒，一时止住悲切，眼泪模糊的说：

“舒老伯金石之言，小侄自当遵命，但不知家父和上官伯伯如何遇害，老伯能见告吗？”

舒老爷摇头叹息面现凄楚地说：

说来话长，这还是去年的事，城西石家村，发生了一件盗案，苦主一家五口，全被杀死。

静翁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验尸回来，赫然震怒，严批捕头差役，克日破案。

不料四个强盗，天网恢恢，竟会在娼寮中酒后失言，走漏风声，被捕头们包围，结果两个当场就被格杀，逮捕了一个，还有一个竟被逃脱，等一问口供，居然直认不讳，这就问了死罪，只等秋后待决。

哪知昨晚正是那个逃脱的狗强盗，带着凶神恶煞般的贼人，打开死囚监牢，把死犯放走，再到县署中寻仇。

那时静翁和敦儒兄，因商议要事，所以签押房中只有他们两人。

据曹班差役说，他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大喝：“狗官纳命。”

接着“咕冬”好像有人倒地，接着又听到那人喝道：

“你专和太爷们做对，今日也饶你不得！”

接着听到惨呼之声，值班差役入内一看，静翁倒在离公案不远的地上，刀从胸口扎进，敦儒兄侧身倒卧在通后面的小门